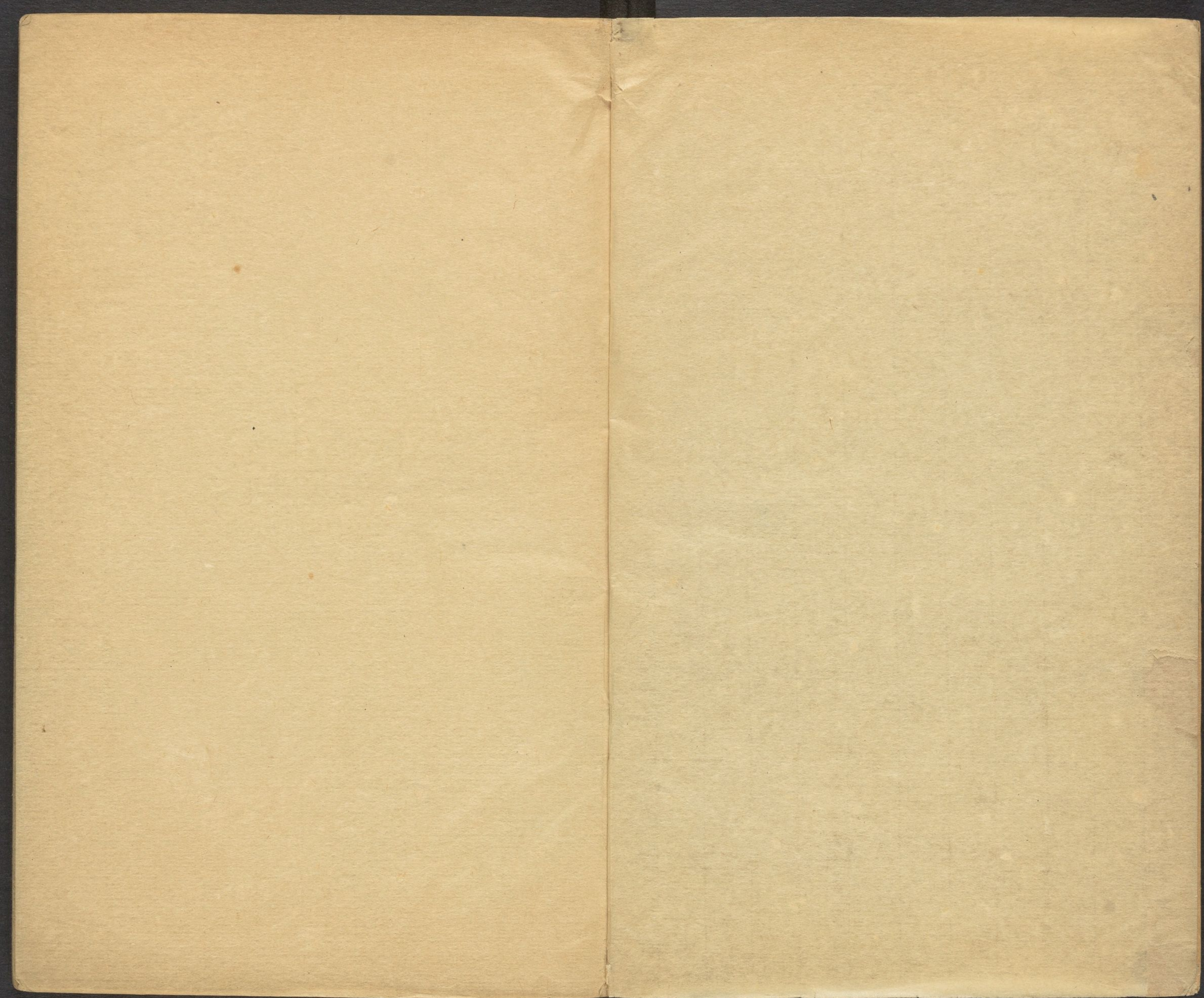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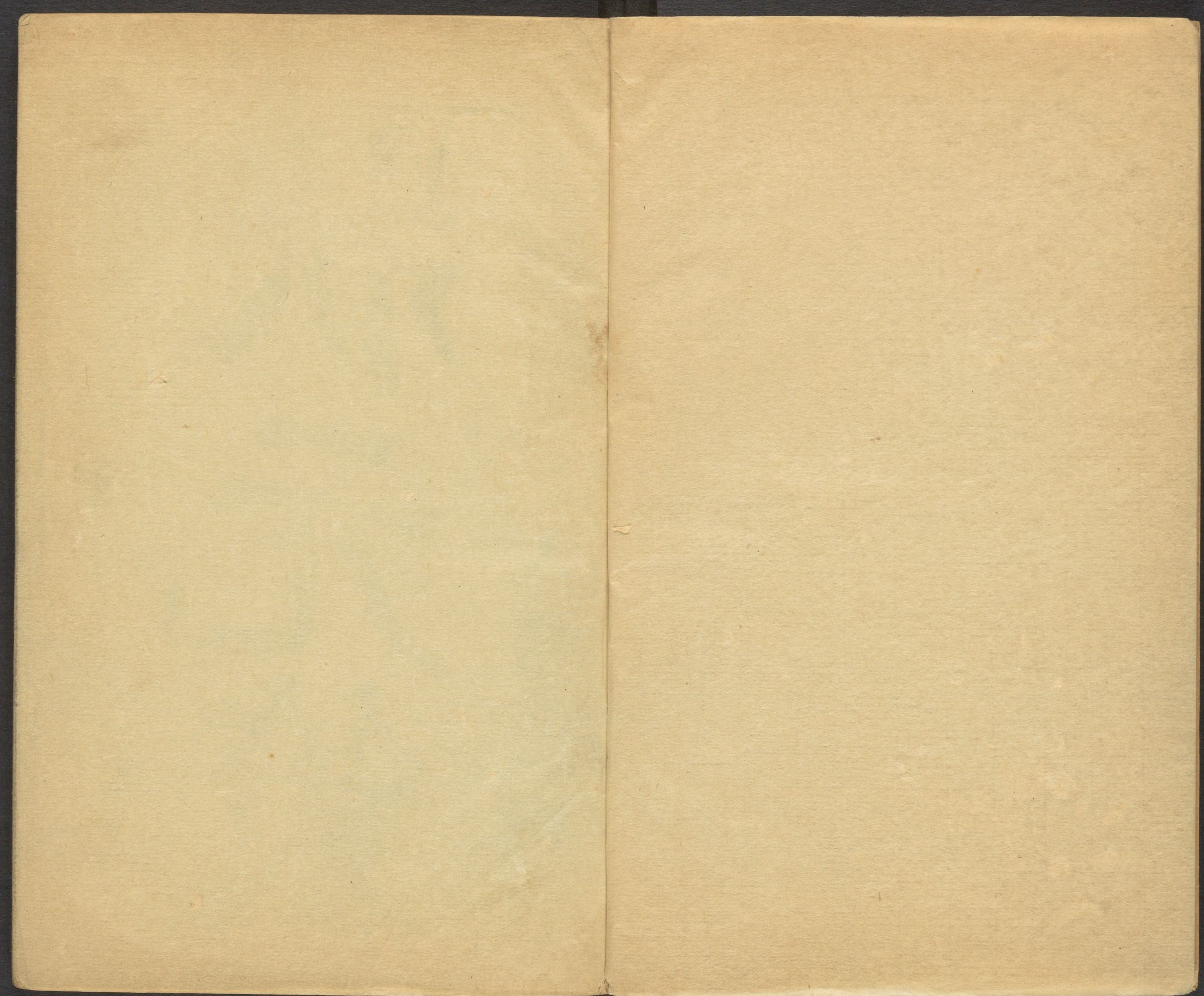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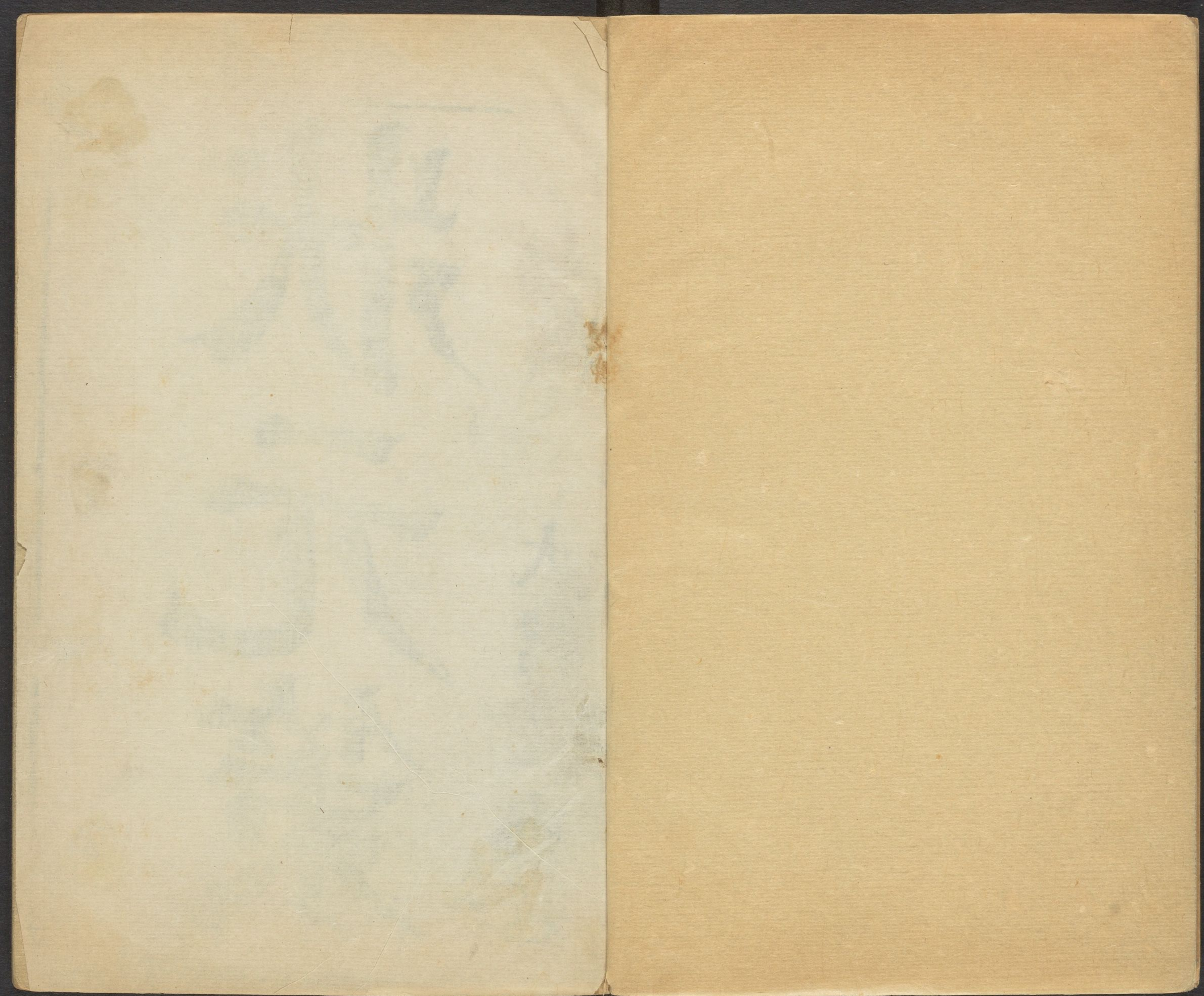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4 1940

75781 / 2186(1)







狀元策

大業堂重梓

歷科狀元策序

狀元策者我

國家

列聖策士之

雄謨諸先達自獻之羔雉也歷

科以來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書

歷科狀元策序

清問昭垂如綸如綍條荅具在
臚列絲分累牘連篇千端萬
緒若籍籍乎靡一總之諸先
達披摑

闕廷符券

明旨鉅可黼黻乎

廟謨細可斧藻乎幾務者也普
天薄海望而知其爲經世石
畫矣吾輩可須臾去此帙哉
曩金陵唐氏演次成帙付之
剖氏傳布域中已非一日余
三復卒業領其警竅亦非一

目然猶嘆近科二三策之未
備頃陪對公車謬次弱侯甫
後間嘗偕弱侯甫取舊本一
繙訂之復取近科二三策而
補葺之洋又纒又庶幾稱一
代完策云蓋無令後之業是
編者復如吳生擲抱遺珠之
憾也是爲序

崇陰曙谷吳道南撰

康熙歲次丙戌桂月祥符周麟
舉默嘿氏重訂

國朝廷試儀制

三月初十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某等於

皇極門奏爲科舉事會試天下舉人取中 百 十名本年

三月十五日

殿試合擬讀卷官及執事等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中樞殿大學士某等六守四員其進士出身等第恭

依

太祖高皇帝欽定資格第一甲例取三名第二甲一名從六品第

二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一甲從七品賜進士

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進士出身

聖旨是欽此

讀卷官

三閣下 六部尚書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讀

詹事府詹事及少詹事

翰林院侍讀及侍講

都察院及大理寺官員共一十七員

提調官

禮部尚書及左右侍郎三員

監試官

監察御史二員

翰林侍講侍讀及都給事共四員

彌封官

翰林光祿鴻臚都科部屬中書舍人共十四員

掌卷官

翰林脩撰編脩檢討及二都科共六員

巡綽官

都督至指揮武職共八員

印卷官

禮部郎中及主事共四員

供給官

光祿少卿寺丞及禮部主事司務共六員

恩榮次第

某年三月十五日早諸貢士赴

內府

殿試

上御

皇極門

親賜策問

三月十八日早

丹陛丹輝內

上御

皇極殿鴻臚寺官儀

制唱名

禮部官捧

黃榜鼓樂導引出

長安左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

三月十九日

賜宴於禮部宴畢赴鴻臚寺習儀

三月二十一日

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

三月二十二日狀元率諸進士

表謝

恩

三月二十二日狀元率諸進士

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

禮部奏請

命江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

歷科狀元總考

狀元曾登解元及會元者一人

商輅

狀元曾登解元者八人

吳伯宗 陳 循 李 麒 商 彤 駁 謝 遷

李 旻 楊維聰

狀元曾登會元者八人

許 觀 吳 寬 錢 灃 倫文叙 楊守勤 顧 敬

周延儒 莊際昌

狀元入相者十二人

胡廣 陳循 馬愉 曹鼐 商輅 彭時
謝遷 費宏 顧鼎臣 李春芳 申時行 朱國祚
狀元官至尚書未及入閣者十人

任亨泰 黎淳 王夔 張昇 吳寬 王華

毛澄 朱希周 秦鳴雷 羅萬化

狀元年少者十六人 皆未及三十者

費宏 林大欽 施槃 楊慎 慎

朱希周 龔用卿 羅洪先 彭教

謝遷 秦鳴雷 康海 陳謹

狀元永年者二十人 朱國祚 周延儒

朱希周 謝遷 王華 商輅

楊慎 吳寬 黎淳 彭時

費宏 顧鼎臣 劉儼 呂柟

毛澄 羅洪先 曾榮 秦鳴雷

李春芳 羅萬化 申時行 焦竑

狀元不永者五人

彭教 曾彥 施槃 韓應龍 林大欽

狀元蔭後者三人

胡廣 子種入翰林

吳寬 奏獲重賞

曹 萬 因土木之變一子為大聖評事一為修撰至英朝復辟又官其長孫為布衣百戶

狀元有謚者十八人

國朝狀元謚俱文惟曾公榮追謚曰襄施公槃傷謚曰莊朱

公希周避謚曰恭

胡文穆 廣 曾襄敏 泰 曹文忠 忠 劉文介 儼

施莊僖 槃 商文毅 輅 彭文憲 序 黎文僖 溥

羅文毅 倫 張文僖 昇 吳文定 寬 謝文正 遷

費文憲 宏 毛文簡 澄 朱恭靖 希原 顧文憲 鼎

申文定 時行 唐文 文獻

狀元父子兄弟叔姪翰林者一 宏 從弟 宋 禮部侍郎 子 懋賢 禮部郎中

從子懋中 正德辛巳探花

狀元父子翰林者三

謝 遷 子 丕 弘治乙丑探花

費 宏 前見 倫 文 叙 子 以 訓

狀元父子元魁者一

秦鳴雷 子 文 弘治壬子解元

狀元兄弟翰林者五

曾鶴齡 兄 鶴椿 慶吉 彭 時 從弟 華 景泰甲戌會元選庶吉士

費 宏 前見 秦鳴雷 兄 鳴夏 嘉靖壬辰由中允

張懋修 兄嗣修 萬曆丁丑榜張

狀元兄弟入閣者一

以太常寺少卿入文淵閣

從弟華 由吏部尚書入

書致仕

狀元兄弟翰林官至一品者一

賈宏 少師吏部尚書 從弟宗 正德辛未進士由禮部尚書

兩狀元同胞者一

馬鐸 李騏 長樂馬某娶妾生子鐸久矣妻妬不容李而嫁之歸同邑李氏生子故以馬名中家

樂丁酉解元廷試後上改馬為騏一母而生兩狀元可謂奇矣

曾鶴齡 孫追 成探花

狀元父子合三元者一

倫文敘 由儒士中 子以諒 由儒士正德 以訓 由儒士正

元榜眼父子三人各占一元奇矣且父子會元又兩中鼎甲皆由儒士中也不益奇哉

狀元父子尚書者一

王華 大宗伯 子守仁 大司馬

狀元父子兩中元魁官至卿貳者一

謝遷 成化甲午解元乙未 子丕 弘治辛酉解元乙丑

狀元兄弟卿貳者一

彭時 禮部尚書 華 禮部尚書 禮 工部侍郎華弟

狀元以儒士中者三人

王華 倫文叙 林大欽

狀元由卑官者二人

曹 魯 由泰和縣典史 翁正春 由龍溪縣教諭

狀元同榜得五相者一

正統戊辰科安福彭 時 以第三名中狀元 眉州萬 安 第二名

潮縣岳 正 第一名以上三人皆首三名 博野劉 吉 壽光劉 翔

狀元同榜得四相者一

洪武庚辰科吉水胡 廣 建安楊 榮

狀元同榜得三相者四

成化乙未科餘姚謝 遷 吳縣王 鏊 大寧曹 元

嘉靖丁未科興化李春芳 江陵張居正 歷城殷士儋

嘉靖壬戌科長洲申時行 太倉王錫爵 鄞縣余有丁

萬曆癸未科秀水朱國祚 福清葉向高 晉江李廷機

狀元鄉試一榜得三大魁者五

永樂乙酉科福建榜莆田林 環 丙戌狀元 長樂陳 全 丙戌榜眼

莆田黃 暘 巳丑探花

永樂庚子科福建榜長樂林 震 庚戌狀元 莆田陳 中 辛丑榜眼

連江趙 恢 癸丑榜眼

天順己卯科江西榜吉水彭

教癸未狀元

泰和羅

景癸未探花

寧都董

越己丑探花

嘉靖己酉科浙江榜蘭谿唐汝楫

庚戌狀元

會稽陶大臨

丙辰榜眼

蘭谿趙志臯

戊辰探花

嘉靖甲子科應天榜旗手焦

茲己丑狀元

蘇州劉

斌辛未榜眼

江寧余夢麟

甲戌榜眼

狀元一郡同年得三大魁者一

洪武庚辰科狀元胡

廣吉水榜眼王

良吉水探花李

貫廬陵

狀元一縣同科得兩大魁者五

成化庚戌科狀元曾

漢榜眼曾

選俱吉水縣

成化辛丑科狀元王

華榜眼黃

均俱餘姚縣

嘉靖乙未科狀元韓應龍

榜眼孫

陞俱餘姚縣

天啓壬戌科狀元文震孟

探花陳仁錫

俱長州縣

狀元一甲俱聯科者七

洪武丁丑科狀元陳

郊榜眼尹昌隆

探花劉仕諤

會元宋

琮俱西昌縣人

永樂丙戌科狀元林

蒙榜眼陳

全探花劉素會

乙

酉科舉人

永樂壬辰科狀元馬

鐸

會元榜眼林

誌

探花王鈺

俱幸卯
科舉人

永樂戊戌科狀元李琪榜眼劉江探花鄭真

西舉人

正統丙辰科狀元周旋榜眼陳文會元探花劉定

之俱乙卯
舉人

萬曆乙未科狀元朱之蕃會元榜眼湯賓尹探花孫慎

行俱甲午
舉人

萬曆戊戌科狀元趙秉忠榜眼邵景堯會元探花顧起

元俱丁酉
舉人

柯大潛世科第前從弟燉進士會專德替從侄拱北

侄孫英弘治巳未進士知府英子維熊正德丁丑進士工部郎中維羅舉人維騏嘉

癸丑進士維騏孫茂竹萬曆癸未進士茂竹子景萬曆甲辰進士知府

狀元四世科第者三

王一夔子綱成化辛卯舉人孫麒弘治癸丑進士鳳舉人曾孫廷傑

嘉靖巳未進士大甲寺卿

費宏親叔瑄成化巳未進士參政珣景泰癸瑞成化癸卯舉人從弟

宋正德辛未進士禮部尚書親弟完工部郎中子懋賢嘉靖丙戌進士選

從子懋中正德辛巳舉人懋文知縣從孫堯年嘉靖壬戌進士

林環子繼舉人從子思承景泰甲戌孫偃舉人及

茂達 弘治壬戌進士副都御史 曾孫 祿 舉人 教諭

狀元三世科第者六

吳伯宗 元卿貢 子仲宴 三河知縣

任亨泰 永樂癸卯舉人 子顯宗 景泰庚辰同知

秦鳴雷 弘治癸丑進士 父文 弘治癸丑進士 親叔禮 已未進士 武 正德丁從兄

鳴春 舉人 鳴夏 嘉靖壬辰進士 從子懋德 舉人 懋繩 舉人 懋約 舉人

黎淳 成化甲辰進士 子民表 弘治庚戌進士 從子民獻 癸卯舉人

民望 乙卯舉人 孫循紀 辛酉舉人 循典 正德乙卯舉人

曾鶴齡 丙戌庶吉士 兄春齡 宣德丁未舉人 子序 正統乙巳舉人 孫追 成化

張永性 父天復 太僕卿 伯天衢 弟元慶

癸酉舉人 知縣 子汝霖 乙未舉人 汝懋 進士

南直隸狀元三十四人

許觀 邢寬 施榮 吳寬 錢福 毛澄

朱希周 顧鼎臣 唐臯 沈坤 李壽芳 丁士美

申時行 孫繼臯 沈懋學 曹文獻 焦竑 朱之蕃

張以誠 周延儒 文震孟 劉若寧 陳于泰 楊廷鑑

浙江狀元二十人

張信 周旋 商輅 謝遷 王季 李

姚涑 韓應龍 茅贊 秦 唐汝楫 諸大綬

范應期 羅萬化 張元莊 朱望輝 湯芳勛 韓一敬
錢士升 余焯

江西狀元十七人

吳伯宗 胡廣 曾棨 蕭時忠 喇循 曾棨

劉儼 彭時 王一夔 彭教 羅倫 張昇

曾彥 費宏 舒芬 羅洪先 劉同升

福建狀元十一人

丁顯 陳郊 林環 馬鐸 李騏 林震

柯潛 龔用卿 陳謹 翁正春 莊際昌

任朝泰 黎淳 張懋修

山東狀元四人

韓克忠 馬愉 趙秉忠 魏藻德

廣東狀元三人

倫文叙 林大欽 黃士俊

河南狀元二人

孫賢 劉理順

陝西狀元二人

康海 呂柟

四川狀元一人

皇明歷科狀元姓氏籍貫履歷

太祖 孝陵

洪武四年辛亥吳伯宗

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

名柘以字行治書庚戌江西解元登第授禮部員外郎
性剛直不屈忤胡惟庸坐謫未幾召還累遷國子監司
業兼武英殿大學士不預閣務尋降檢討為名臣○是
科高麗生入試者三人惟金濤中式授安丘縣丞後以
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詔厚
給道費送之尋為其國相

洪武十八年乙丑丁

顯

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

字彥卿授修撰後獲譴歸○按辛亥二月 詔各行省
連試三年歲貢三百人迨癸丑二月 上以有司所取
多後生少年文雖可采然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遂罷
科舉舉賢良至甲子復設科取士定于卯酉之年鄉
試辰戌丑未之年會
試遵行至今不變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任亨泰

湖廣襄陽府襄陽縣人

治易授修撰甚被寵任每召議手書襄陽任而不名屢遷禮部尚書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許觀

直隸池州府貴池縣人

治易本姓黃字濶伯一字尚履父贊許氏遂從舅姓會試第一名授修撰歷尚書卿禮部侍郎屬建文改制又為侍中復姓黃靖難兵起觀往上海徵兵開皇渡江已正大統乃朝服東向再拜投羅剎磯水中死為名臣妻翁氏携二女投于通濟橋下死今南京欽廉街立有三仁祠扁題一門忠烈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張信

浙江寧波府定海縣人

字誠甫治書授修撰陞侍讀以教韓王寫杜詩舍議剗及勅藁削御製二語得罪復以丁丑考試事誅之

洪武三十年丁丑陳郊

春榜

福建福州府閩縣人

字仲安治禮記多材藝尤精

韓克忠

山東兗州府正定縣人

字守信授修撰國子司業

修明學政尋陞河南僉事

春夏榜考時主考學士劉三吾紀善白信稻取宋琮等

陳郊為首尹昌隆次之劉士諤又次之下第者以三吾

等南人為言上怒命儒臣再考落卷中文理長者第

之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葵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

司經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長史王章紀善周衡蕭輝

及郊昌隆仕諤各閱十卷或言劉白鶴信等以陋卷進

呈上閱卷益怒親賜策問取克忠等六十一人皆山

東山西北直河南陝西四川士也考官信等俱磔殺之

洪武三十二年實庚辰胡廣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

字光大號晃菴授修撰建文君謂其與漢臣同姓且云胡豈可廣更名靖尋入內閣

累官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進文淵閣大學士卒累贈少師禮部尚書諡文穆

成祖 長陵

永樂一一年甲申會 榮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

字子啓治書廷對策幾二萬言不屬草一
第一賜冠帶朝笏授修撰仕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
贈左侍郎謚襄敏○是科文皇欲求博洽之士命學士
解縉採天文律曆禮樂制度為問惟榮卷對答詳盡
上喜御批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
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良顯哉○是科取
士四百三十二名江西中式一百十名而吉安府占三
十六是科人才莫盛于江西而江西尤盛于吉安云○
是科以後狀元悉授修撰榜眼探花悉授編修○按癸
未年禮部上言科舉舊例應于午卯酉年鄉試去年兵
革倉卒有未及舉行者請以今年秋八
月皆補試制曰可故會試改于甲申

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

永樂九年辛卯蕭時中

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

名可以字行治詩卒于修撰○按己丑三月當廷試會
上巡狩北京詔禮部以所取舉于陳遂等寄監讀書辛卯
年車駕還京
乃舉廷試

永樂十年壬辰馮 鐸

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

字彥聲號梅崖
治詩終于修撰

永樂十三年乙未陳 循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

字德遵號芳洲治書甲午無元仕至少保戶部尚書
蓋殿大學士徐有貞階于謙併及循因論成尋赦歸卒
後又詔復官○是科會試主考官循第一以循
鄉曲避嫌改置第二而取林文結又以循

英為第一陳循次之而文裕居第六不然陳循亦中三元矣。是科始詔天下舉人會試北京

永樂十六年戊戌李

騏

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

字彥良丁酉解元原名李馬與壬辰狀元馬鐸同母異父廷試後上改馬為騏傳臚唱名莫有應者其故乃出應終于修撰

永樂十九年辛丑曾鶴齡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

字延年號松坡慶叟治書由儒士預修實錄陞侍講學士掌南院

永樂二十二年甲辰邢寬

直隸廬州府無為州人

字用大累官侍講學士掌南院。上初取豐城孫曰恭第一嫌其名近暴子曰孫暴不如邢寬擢寬第一以男書一甲第二三名一時稱為異事

宣宗 景陵

宣德二年丁未馬

愉

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人

字惟和號澹軒累遷侍讀學士入內閣卒贈禮部尚書謚襄敏楊士奇云宣德以前十五科皆南院生會試未有此士居首選者有之自丁未始

宣德五年庚戌林

震

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

字起龍治書及第後以疾歸終於修撰

宣德八年癸丑曹

真

直隸真定府寧晉縣人

字萬鍾號恒山事繼母以孝聞以癸卯榜授代州學正上書願得劇賊自効改泰和典更至是以督工匠赴京請與會試許之遂登第第二人廷試及第授修撰陞侍講入內閣典制日侍講讀累遷吏部侍郎兼學士兼文淵閣大學士蓋文襄改謚文忠

英宗 裕陵

正統元年丙辰周旋

字中規號畏菴以春坊庶子同考會試勤於事致疾尋卒

浙江温州府永嘉縣人

正統四年己未施榮

字宗銘在翰林日讀中秘書其力學之勤致行之篤為揚文定諸老所重踰年卒天下傷之私謚莊僊

直隸蘇州府吳縣人

正統七年壬戌劉儼

字宣化號時雨累官太常與少卿兼春坊大學士卒贈禮部侍郎謚文介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

正統十年乙丑商輅

字弘載號素菴治書宣德十年乙卯發解時年二十登太保吏部尚書進身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謚文介

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

正統十三年戊辰彭時

字純道號可齋治春秋由儒士仕至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師謚文憲

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

景皇帝

景泰二年辛未柯潛

字孟時號竹巖成化間以少詹事居母憂值祭酒員缺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遷任給諫疏乞終制許之尋卒

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

景泰五年甲戌孫賢

河南開封府杞縣人

英宗 復位改元天順
字舜卿累官太常寺卿兼翰林學士致仕卒贈禮部左侍郎諡襄敏

天順元年丁丑黎淳

湖廣岳州府華容縣人

字太朴號朴菴官至南
部尚書謚文僖為名臣

天順四年庚辰王一夔

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

字大韶號約齋治書仕至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是科有下第安福縣舉人萬經奏同考官修撰劉宣以同縣人見黜上命禮部及內閣試之文多疎謬命枷示禮部前革為民

天順八年甲申彭教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

字敷五號東瀧治書已卯江西解元仕至侍講學士○先是癸未二月月會試場屋災試官俱越牆免舉人焚死者九十餘人上憐之賜死者俱進

成化 茂陵

成化一二年丙戌羅倫

江西吉安府永豐縣人

字彝正號一峰治書廷對頤刻萬言授修撰即疏閣臣李賢不奔妻其妻請歸相與奉養復官以疾辭歸卒謚諭德謚文毅為名臣

成化五年己丑張昇

江西建昌府南城縣人

字啓昭號栢崖歷官左春坊庶子因災異炒大學士劉吉左遷南工部員外郎後以薦復原秩累官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謚文僖

成化八年壬辰吳寬

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

字原博號匏菴治書會試第一名累遷翰林學士掌詹事府尋陞禮部尚書卒謚文定為名臣

成化十一年乙未謝遷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

字于喬號木齋治禮記甲午解元弘治中充經筵講官歷加少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弘治末疏乞致仕薦吳寬王鏊自代嘉靖初起戶部尚書進議身殿明年致仕卒贈大傅諡文正為名臣

成化十四年戊戌曾

彥

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

字士美國子生仕至侍讀學士

成化十七年辛丑王華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

字德輝號海日以儒士中庚子第二名官歷禮部侍郎武廟嗣位逆瑾竊柄惡其不附已徇之遷南京吏部尚書勒令致仕卒後以子守仁貴封新建伯

成化二十年甲辰李旻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

字子陽號東崖治易庚子解元歷兩京國子監祭酒仕至南京吏部侍郎

成化二十二年丁未費宏

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人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三人入政府卒贈太保諡文憲是科禮部尚書周洪謨奏本年天下試錄文多乖謬乞追奪考官官訓導黃奎等禮行巡按提問從之

孝宗 泰陵

弘治二十一年庚戌錢福

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

字與謙號鶴灘治書終于修撰

弘治六年癸丑毛澄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字憲清號白齋晚更號三江治易歷官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卒諡文簡為名臣

弘治九年丙辰朱希周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字懋中號玉峰官至南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恭靖為名臣

弘治十二年己未倫文敘

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

字伯時儒士仕至右春坊諭德兼侍講正德癸酉主
天鄉武彞卒贈祭酒。是科會試副考官所昵門生江陰
侍郎程敏政問策秘甚人罕知者其故所昵門生江陰
徐經平日窺得之告於同年解元唐寅由是各策奉各
無遺寅因自矜誇必得上第為給事中華景及林廷玉
所論詔逮敏政經寅俱下獄按問竟自誣服請敏政
家人得之獄成敏政致仕經寅俱充吏

弘治十五年壬戌康

海

陝西西安府武功縣人

字德涵號對山授修撰彞漢逆瑾鄉
人故罷官家居嘗賈維揚以混其迹

弘治十八年乙丑顧鼎臣

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

字九和號永齋治易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康為名臣。初閣臣擬
題校第一因其策中有聞陛下在坤寧宮之時多在
乾清宮之時少等語不可宣讀抑置二甲第九而顧遂
得首

武宗 康陵

正德二一年戊辰呂 柟

陝西西安府高陵縣人

字仲木號涇野治書仕至南禮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
謚文簡為名臣。是科焦芳子黃中二甲第一劉宗子
仁第四皆逆瑾黨也因刻黃中及三甲一名胡鑽宗
俱授檢討尋改劉仁及邵銳黃芳為編修黃中再進
講後瑾誅黃中仁為
民銳芳續宗俱坐貶

正德十六年辛未楊 慎

四川成都府新都縣人

字用修號升菴治易及彞後以議大禮不合請成其
博綜羣籍為海內宗工卒於彞隆慶初贈太常寺少卿

正德九年甲戌唐 臯

直隸蘇州府歙縣人

字守之號心菴治春秋
仕至侍講學士卒于官

正德十二年丁丑舒 芬

江西南昌府進賢縣人

狀元 卷一 恩考

字國裳號粹溪已卯以首領南巡廷校調福建
副提舉辛巳復官修撰甲申會義大庭孫子
酉卒贈諭德謚文節今
配享羅一峰祠為名臣
二卷止

正德十六年辛巳楊維聰

直隸順天應國安縣人

字達甫號大城后詩素官先祿寺卿○按庚辰會先
武宗狩于南京未及廷試至明年
世宗登極有身之

世宗 永陵

嘉靖一一年癸未姚 涑

浙江寧波府慈谿縣人

字維東號明山治詩為經筵講官歷陞侍讀學士○已
卯科宸濠變作逐輟鄉試壬午科唐龍巡按在酉
乞治增舉人名數上從
之中式舉人一百九十七名

嘉靖五年丙戌龔用卿

福建福州府懷安縣人

字鳴治治禮記仕至祭酒○先是舉人廷試送卷之日
閣歸宿私第是歲禮部書疏其卷乞彌縫官不得
送卷讀卷官退朝直宿
禮部上從之著為金

嘉靖八年己丑羅洪先

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

字達夫號念菴治書遷春坊贊善上疏論東官事宜罷
異薦不起卒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為名臣○大學士
楊一清等以一甲羅洪先程文德楊名及唐順之陳東
任翰六卷進覽上羅洪先程文德楊名及唐順之陳東
謹而意必忠宜釋之首者於文德曰探本之論于名曰
能守聖學以為本此知要之說于順之曰條卷精詳殆
盡于水曰仁智之說本諸吾心此不易之論于翰曰勉
朕敬一之為主忠哉後一清等考庶吉士以唐順之任
瀚陳東為上御批因取首而盧淮等十六人欠之
居數日有旨還年以來無為大臣狗私選取市恩立
黨唐順之等一體除用有考行卓異學問優正者吏
舉奏收之翰林以備擢用○是科御史周易上言順天
試錄文裁改聖經且失體主考右庶子
邦奇降太僕寺丞左庶子考卷四

嘉靖十一年壬辰林大欽

廣東潮州府海陽縣人

字敬夫治詩儒士卒修撰。先是禮部尚書夏言上疏請正文體諸刻意騁詞浮誕矜裂者復不得取。既廷試言復令儀制郎約束諸歲拱聽而大。不聞也策起不用冒而文氣甚奇吏部尚書汪。訖曰怪哉以示大學士張孚敬已定三名覽之曰。格甚明健可誦也取為第一。既呈覽上御批第一。

嘉靖十四年乙未韓應龍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

字汝化號五雲治禮記卒于修撰。先是大學士李時等以取中李璣等十二卷進覽。上批荅曰卿等以整作一甲卷十二策來呈朕各覽一周其上。正合題意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用夫仁基之禮成之亦甚得題意其上。而能仁他不足說可以保治矣其上。其下二却似謹雖與題不合言以時事。甲首餘以次推去不知是否卿可先與。目讀卷官看行上復御批首三卷于韓曰是題本忘。

極此論好可第三名

嘉靖十七年戊戌茅瓚

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

字邦獻號見滄治易仕至吏部侍郎。內閣初擬長洲陸帥道狀元御筆批作二甲第五。改袁煒第一文華殿宣讀已出復召大學士李時夏言學士顧鼎臣入。試錄批語考官既不填名事屬不敷又。歐陽衢令錦衣衛及遠治提調官府尹孫懋府丞楊。監察御史何鉉沈應陽南京法司究問同考官學正許。文魁等所在巡按遠問中式舉人不許會試後謫汝璧。廣東市舶司副提舉衢南雄府通判。試錄如聖謨帝懿四郊上帝俱不行。陳白沙倫迂岡之號有失君前臣名之義且錄中文。大壞詞義尤為荒謬宜治罪得旨考官學正王本才。等布政陸杰等按察使蔣淦等俱命巡按官遠問本才。奪其神御史余光命法司遠問仍通行天下長。學官嚴禁士子敢肆為怪誕不遵舊式者悉禁之。

嘉靖二十年辛丑沈坤

直隸淮安府大河人

字伯載治詩仕至祭酒為御史林間所劾

嘉靖二十二年甲辰秦鳴雷

浙江台州府臨海縣人

字子豫號華峰治春秋仕至南禮部尚書

已定吳情第一因此音吳字讀無上曰無情豈宜居

第一遂置第三而因殿廡結雷字乃拔秦鳴雷云是

科言官以翟鑾二子汝儉汝孝既聯中鄉試又聯中會

試而崔奇勳乃汝儉等師焦清與汝儉結淵皆得中式

于是勳主考左庶子兼修撰江汝璧及同考編修彭鳳

歐陽暎及修撰沈坤之中陸燁署員外郎高節之中彭

謙汪一中皆以萌故且追論癸卯順天主考秦鳴夏浦

應騏阿奉翟鑾之罪上怒勒翟鑾死詔杖汝璧鳴

夏應騏各六十革職閑任不叙坤仍舊供職一中燁存

留廷試節克軍汝儉汝孝奇勳清謙及鳳暎俱為民

是科言官論順天鄉試冒籍中式者工部侍郎陸傑子

光祿太僕寺卿毛渠子延魁鴻臚卿陳璋子策及孫

試鄭夢綱陶大壯沈譜丁子載翟鍾玉陸可成俱許

籍貫發回原籍入學肄業仍得應其鄉試內陶大壯

名大順復舉戊午浙江第四名又與子允淳乙丑同榜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李春芳

直隸揚州府興化縣人

字子實號石麓治詩仕至少師兼太子太師

更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定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唐汝楫

浙江金華府蘭谿縣人

字思濟號小漁治易仕至春坊諭德開

住後以從龍舊臣加太常寺卿致仕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陳謹

福建福州府閩縣人

字德言號環江治詩官修撰之明年

以公誤謫推官累官中先丁憂歸卒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諸大綬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

字端甫號南明治易仕至吏部侍郎
兼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尚書文懿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丁士美

直隸淮安府清河縣人

字邦彥號後溪治易累官吏部左侍郎
兼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尚書文恪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申時行

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

字汝默號瑤泉治書仕至少師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卒謚文定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范應期

浙江湖州府烏程縣人

字伯禎號屏麓治書累官國子祭酒致仕後為惡少所
齒齒巡按邑令共為博學竟自縊死○先是士習稍偷
有代者有挾冊者有羣聚而通者是科 詔增設監試
御史二員特加嚴馬按獲懷挾舉人卡數名枷號禮部
前各杖發

穆宗 昭陵

隆慶二一年戊辰羅萬化

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

字一甫號康洲治易仕至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
懿○時內閣取李袁春王家屏田一鶴已定矣 內旨
忽于二甲前進呈卷取萬化
等而長春三人居二甲前

隆慶五年辛未張元怵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

字子蓋號蕩陽和治易仕
至左諭德卒配

神宗 慶陵

萬曆一一年甲戌孫繼書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

字以德號扣潭治書
仕至吏部左侍郎

萬曆五一年丁丑沈懋學

直隸寧國府宣城縣人

字君典號少林治易官修撰考選上書
論首相張居正奪情之度不谷移疾歸

萬曆八年庚辰張懋修

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人

字惟時號斗樞治
易正午年華為民

萬曆十一年癸未朱國祚

大醫院籍浙江嘉興人

字兆隆號養淳治書累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口是
科鄉試外議籍籍咸謂楚解元必首輔張居正少子會
居正卒不果而復中少宰王篆子之衡應天亦中篆子
之鼎篆居正姻親也于是南給事中疏論居正前私其
子嗣修懋修登第而併及篆二子又及監試主考
等官有旨以居正篆俱削秩諸子俱勒為民

萬曆十四年丙戌唐文獻

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

字元徵號抑所治詩歷禮部左侍郎掌翰林院事新議
請益心先是內閣大臣申時行等擬袁宗道第二楊道
賓第三而宗道卷屬大學士許國讀音楚上不憚置
之橫者大臣惜而不取顧置之
異稱上神
明且得人也
五卷止

萬曆十七年己丑焦竑

南京旗守衛籍山東日照縣人

字弱侯號漪園治書丁酉科以修撰典順天副考場中
取士文多奇詭用老莊語論者因言中有關節偏坐竑
調竑福寧州同知中式數人亦被革黜然皆高才博學
文奇僻有之而關節未也至與子科中條議科場事宜
亦及此謂宜以難經論而不宜旁及無根
且正考已自認難談而編至尤為誣漸白

萬曆二十年壬辰翁正春

福建福州府侯官縣人

字兆震號春陽治易以龍溪教諭登第歷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朱之蕃

南京錦衣衛籍山東萊蕪人

字元介號蘭鳴治易歷官南禮部侍郎今起北吏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趙秉忠

字季卿號岐陽
治詩歷官庶子

山東青州府益都縣人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張以誠

字君一號蠡海治詩
選貢生歷官中允

直隸松江府青浦縣人

萬曆三十三年甲辰楊守勤

字克之號現阜治詩會
試第一名歷官庶子

浙江寧波府慈谿縣人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黃士俊

字亮垣號振宇
治詩歷官洗馬

廣東廣州府順德縣人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韓敬

字求仲號止修治易會
字玉緝號挹齋治書會試第一名

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人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錢士升

字抑之號御冷治書見任修撰○是科放榜後都人口
語藉藉謂會元沈同和

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

之不識一丁房考給諫韓元祐聞
之召同和至面試之果曳白韓即上疏自劾得旨三
法司逮問前四篇係其書後三篇係第六名趙鳴陽代
為之沈遣
成趙為民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莊際昌

字景說號美若治易會試第一名
見任修撰

福建泉州府永春縣人

天啓十一年壬戌文震孟

直隸蘇州府長洲縣人

字文起號湛持治春秋授修撰

天啓五年乙丑余

煌

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

字 號武貞治春秋授修撰

今上

崇禎元年戊辰劉若宰

直隸安慶府懷寧縣人

字龍平號雷沙治詩經授修撰

崇禎四年辛未陳于泰

直隸常州府宜興縣人

字大來號謙茹治書經授修撰

六卷止

歷科廷試狀元策卷之一

己丑狀元

瀋園書館珍藏

哈佛大學漢和

己丑榜眼

曙谷 吳道南 校正

國朝甲戌狀元

芝山 胡任與 增訂

戊戌科成化十四年

皇帝制曰朕聞昔者三代聖王之化成天下各有所尚夏忠商質

而周文也享國既久其蹟可指言乎生民以來稱至治必曰

唐虞三代今止言三代而不及唐虞者然則唐虞獨無所尚

乎史謂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

質豈時然乎質法天文法地果然否乎漢損周之文用夏之

忠有所擬乎唐宋二代歷年亦久有定尚乎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洪業變夷為夏重脩人紀再整衣冠有功於

天地大矣

太宗文皇帝纂紹大統中靖家邦

列聖相承益隆治教百餘年來海內漸摩仁義之澤厚矣其所尚可名乎若名曰忠民情猶變詐而多訟非忠也若名曰質民用猶奢靡而踰分非質也若名曰之民俗猶粗鄙而鮮禮非文也名既不可然則今之世其如唐虞之無所尚乎朕欲移風易俗去其所謂忠質文之弊悉囿斯人於皇極之中行之自何始予諸生明經待問久矣茲咸造於廷詳著以獻朕將親覽焉

臣曾彥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同一道帝王之行道同一心益萬古一道千聖一心也孰謂帝王之致治有不同道而其行道有不同同心者乎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全體具於吾心其貫用散於事物千聖由之而無外萬古行之而無弊但其繼世有治亂而道不能無變同繼治世者道固不容於不同矣繼亂世者可容不變以救弊而求歸於同者哉若堯舜禹之禪受而無所變更固同此道同此心也湯武之弔伐而有所損益亦同此道同此心也漢唐宋之機亂而治終不古若者庸非此道此心有所未漸或善而不能守弊而不能收者歟然則有天下者正心以端天下之本行道以濟天下之用則治可以興弊可以救俗尚可以移易而囿斯世於

皇極之中追唐虞暨三代陋漢唐宋於不爲端在此矣仰惟

皇帝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備中正仁義之德運乾剛而獨斷晉離明而畢照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道已至而猶以爲未至治已臻而猶以爲未臻乃特進
臣等於

廷降賜

明詔首問唐虞三代暨漢唐宋之俗尚次及方今民俗不淳之
故且責臣等陳其所行之始臣有以知

陛下之心思匹休於二帝三王而隆

祖宗大業於無窮也臣敢不拜手稽首對揚

休命之萬一乎竊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
堯舜聖人也禹湯文武亦聖人也堯舜相繼而爲唐虞聖聖
相承同守一道斯時也在官咸九德之俊又在野皆時雍之
黎民但見萬邦協和而已政無可救之弊但見四方風動而
已俗無可更之化致治之迹譬之元氣流行渾渾噩噩機緘

莫測後世雖欲強言其所尚得耶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正此謂也及
乎禹繼舜而爲夏亦聖聖相承同守一道斯時也猶有唐虞
之遺風而無可救之弊政然當地平天成之後事爲漸繁之
候政治之興自不得不尚忠忠者渾然堅確之謂未有形質
之可指如勞民至於握髮泣囚至於下車任土作貢使隨所
出以貢上錫土錫姓使隨所居而別族凡其典則之貽率多
出於忠誠也其後歷年四百不幸有桀廢棄五紀滅德作威
夏之政於是大壞矣湯不得已起而伐夏欲繕禹舊服而割
正矯誣制度不得不漸趨於詳而尚質質則已具文之體而
猶有淳樸之意如三風十愆官有常敝八家九區田有定畫
宗廟有頌而詞尚簡古大輅有辨而制尚渾堅凡其謨訓之

傳率多出於質樸也其後延祀六百不幸有紂侮慢五行沉
湮酒色商之政於是大壞矣武王乃不得已起而伐紂欲反
商舊政而維新汚染制度不得不益增以詳而尚文文則事
事皆有文采之粲然一如建官倍夏商之數取民無貢助之
法追王加謚以示民敬通夷頒貢以示民威邦國都鄙之歲
有教比閭族黨之時有禁銘太常以紀功坐嘉石以識罪凡
其車服官室器用之制莫不各有上下貴賤等威之詳信郁
郁乎其文也其後歷世既久不幸一壞於幽厲再弱於平王
而成周大業掃地矣夫三王之法始無有不善及其久也而
弊生焉聖王者作欲起偏而救弊必因時而制宜初未嘗號
於衆曰我欲尚文尚質尚忠也後人見其不同者有如此故
因而名之爾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所謂損益者亦以維持其所因者而已矣
夫豈有異道哉史遷謂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良以古
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道之當然
也惟聖人爲能察其道之所在而變以救弊若周之衰文極
而弊正當救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能救之孔子有德無位
乃假魯史修春秋以寓一王之法如商之爵三等說者謂法
天之三光天道本下親親而質省也周之爵五等說者謂法
地之五行地道敬上尊尊而文煩也春秋合伯子男爲一也
辭無所貶皆從子四夷進爵皆稱子隱然寓改文從質之意
孔子不云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末之逮也而有志焉他
日荅顏淵爲邦之問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由是觀之使聖人代周而王其所損益可知矣柰何繼

以嬴秦之強戾破壞先王之法度焚燒孔子之六經而秦亦隨以亡矣自秦而下享國長久者曰漢曰唐曰宋皆以除暴禁亂代虐以寬有功於生民故天下歸心焉然詳諸君不知正道之趨惟就苟簡之政百孔千瘡隨補隨漏又寧有定尚耶董仲舒曰漢宜損周之文用夏之忠亦循環之說也漢高帝寬仁大度而務爲簡易文帝恭儉節用而示民敦樸頗似忠也然猜忌智術之多端其治未免於雜霸忠果安在哉唐太宗勉行仁義而容直諫玄宗銳志勤儉而敦友愛頗近質也然骨肉閹門之多慚其治未免於雜夷質果安在哉宋太宗用儒臣而罷節鎮仁宗任文士而重學校君臣之間恩禮縟繁朝廷之上議論諄復禮樂之推究道學之倡明庶乎其尚文也然議論多而成功少僞學張而道學禁又安在其爲文乎程伊川有言人君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則志定而治成區區漢唐宋駁雜多矣臣不欲爲

陛下屑屑陳之亦知

陛下之志不在於此恭惟我

朝

太祖高皇帝曆

天明命肇造

鴻業泯掃□□之陋俗大興

昭代之文明立人紀於淪斲之後復衣冠於左衽之餘此與湯之伐夏武王之伐商其救弊一也而功實倍之暨我

太宗文皇帝肅清邦家

仁宗昭皇帝綏寧海宇而繼述之功益隆

宣宗章皇帝弘敷德教

英宗睿皇帝誕布仁恩而雍熙之治益盛此又與舜之繼堯禹之繼舜同一揆也臣嘗伏觀

祖宗之時訓誥之類仍詔旨之諄切布在天下昭如日星其教民以忠也使之崇廉耻篤倫誼不復爲向之刻薄其教民以質也使之惇信實從儉約不復爲向之僭踰其教民以文也使之習禮樂誦詩書不復爲向之粗鄙此又與孔子之斟酌損益同一意固未可以一端名也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臣請以爲

祖宗頌益我

祖宗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道我

祖宗之心卽堯舜禹湯文武孔子之心也是以百餘年間海內承平涵育漸摩滄肌浹髓斯世斯民固宜其無不遵化矣然而陛下猶慮其變許多訟之非忠奢靡踰分之非質粗鄙鮮禮之無文此固

陛下不自滿假望道未見之盛心也然民心有欲萬一不齊承平日久趨向漸乖臣亦不能保其無如

聖慮者茲欲移風易俗去其弊而還其淳夫豈有他道哉欲正萬民必自正百官始欲正百官必自正

朝廷始而欲朝廷之正其本在

陛下一心耳

陛下之心一於忠誠而智術之不用使朝廷之上懇乎忠誠之相乎又擇忠誠之士以臨民而欺詐者必黜則源清而流潔將見民皆讓畔於畊讓路於行縱有無情者亦不得盡其辭矣

尚何多訟之足慮乎

陛下之心務敦質樸而奇巧之不尚使朝廷之上淳乎質樸之相
傲又擇質樸之士以養民而貪墨者必罪則表正而影端將
見民皆務本節用量入爲出縱有好侈者亦必革其心矣尚
何僭踰之足慮乎

陛下之心崇乎禮文而苟簡之不形使朝廷之上秩然禮文之相
接又擇有禮而文者以教民而鄙陋者必去則身教者從將
見民皆興於禮而進退揖讓之有節冠婚喪祭之有儀所謂
非禮無爲也尚何粗鄙之足慮乎忠也質也文也以之相用
而不偏廢以之相濟而不偏重上行而下效世守而不失則
可以躋斯世於

皇極之中矣而曷嘗不自

聖心中來耶蓋有此心則有此道有此道則有此治有此治則無
此弊理之必然也故臣之愚斷以爲致治推行之始實不外
乎

聖心也雖然人之有是形莫不有是心一心之微衆欲攻之不能
全其體以擴其用者多矣所以持是心使不爲物欲所昏牾
其要又在於敬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堯之允
恭舜之恭已禹之祇德湯之聖敬文王之敬止武王之肅將
凡聖人之持心必自敬始易所謂乾乾書所謂精一詩所謂
思無邪禮所謂毋不敬凡聖經之垂訓未始不丁寧於此也
伏望

陛下靜而敬以存養此心之體動而敬以察此心之用不二以二
不參以三不東以西不南以北

大廷如是深宮如是大政大事如是微言細行如是使人欲日
淨天理日明則心無不正而道從此出由是應事而事無不
當由是處物而物無不宜民生由是而益厚風俗由是而益
醇華夷蠻貊由是而益率俾四時五行由是而益順序五岳
四海由是而益效靈曠世之祥諸福之物由是而無不臻矣
此則臣之所拳拳深望於

陛下者

陛下策臣等而於篇終有曰子諸生明經待問久矣茲咸造於廷
詳著以獻朕將親覽焉其所以期待臣等可謂至矣臣受

國家生成之德荷

國家教育之恩平昔所講者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所明者易書
詩禮樂春秋之經忠

君愛國懇懇之心素所蓄積然也今日幸奉

大對不敢曲引泛說謹述二帝三王六經心法之要爲終篇獻
伏惟

陛下不厭爲迂濶之常談而

垂意焉則天下幸甚臣千冒

大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幸五科成化十七年

皇帝制曰朕奉丕圖究維化理欲追三代以底雍熙不可不求定論焉夫三代之王天下必有紀綱法度然後可以言治而議者乃謂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豈法無所用乎聖王在法必有名以表實然後可以傳遠而議者乃謂三代之法貴實不貴名豈名非所先乎治不在法則繼以仁政之說似戾法不貴名則必也正名之說似迂二者將何所從也嗣是稱治者莫過于漢唐宋漢大綱正于父子君臣之道蓋得矣而其治何以不能繼夫周七制之君知重道者孰優乎唐萬目舉而田賦兵刑之法近實矣而其治何以不相遠于漢三宗之不能守法者孰賢乎至宋則大綱正萬目未盡舉似于唐不若然又謂其家法有遠過漢唐足以致太平者八事而并指

君之賢其說又何所據也夫法不徒行名不苟立古之人
有處乎民者而後世獲效之不同于彼何也蓋服于道必
探其精微之蘊于法必欲參其制作之詳于所謂名與實者
必欲考求三代之所以相須而治漢唐宋之所以不相須者
治不古若者庶幾取舍明而濟世雍熙可期也諸生學古者
今出膺時用必審知之矣其谷殫心以對毋泛毋畧毋將焉
而行焉

王

臣對臣聞人君之治天下有體焉有用焉體者何道是也用
者何法是也道原于天而不可易所以根抵乎法者也法因
乎時而制其宜所以品節乎道者也道立而法未備則民生
未遂民患未除未足以言治法具而道有未立則綱常淪喪
風俗頹靡又奚足以爲治哉故善爲法者不徒時乎法以
天下之人要必本于道而善爲法者不徒徇乎名以誣天下
之人要必求其實焉夏商周之所以致天下于大治者以其
有得乎此也漢唐宋之所以治不古若者以其胥失乎此也
然則

今日欲究化理而求定論亦惟遵三王之道行三王之法務使
全體大用之畢舉而陋漢唐宋于不爲可也豈必外此而
求哉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此之謂也欽惟

皇帝陛下睿智聰明根于天性寬仁莊敬見于躬行丕承

一祖四宗之鴻圖默契二帝三王之心學涵養深而天理明歷
久而世故熟是以十有八年之間

聖德日新治效日隆誠可謂

大有爲之君不世出之主也然猶不自滿段熲乎
萬幾之暇

廷集諸生諏咨治道且欲求一定之論以追三代之隆臣陛下是心其即古帝王好問好察謀及士庶之心也臣以章等之
微獲與諸生之列仰承

明詔敢不俯竭愚忠茂明

大對以少禪萬分之一乎臣竊惟治之體本于道治之用存乎
法法之行必有其名而名之立必有其實人君所以持一定
之論而致雍熙之治者端在于斯矣且道莫大于綱常法莫
大于田賦兵刑三綱不正不足以言道四事不舉不足以語
法臣請先以家喻之今有鉅室焉父慈而子孝夫義而婦聽
其家道正矣然而耕耨失其時收歛無其術仰不足以事父
毋俯不足以去異子或門庭之寇不能禦或奴隸之肆無所
懲如此而謂之家齊不可也其或家給人足今行禁止而父
子夫婦之間或有所歉如此而謂之家齊不可也又或事事
而爲之名以徇人之觀聽而求其實則泯然無蹟之可舉如
此而謂之家齊可乎家之與天下勢不同而理同道也法也
實也名也誠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昔者三代之主天下蓋
有法以輔其治非專恃乎法也蓋有名以表其實非徒徇乎
名也臣請更舉其槩如成則三壤以制井田差爲九等以定
貢賦六師以征不序三千而有贖條此有夏治天下之法也
八家各授一區以爲私田八家同養公田以給賦稅設六軍
之制制風愆之刑此有商治天下之法也詳之爲井牧溝洫
而田有以分織之爲九府圉法而賦有所統司焉掌九伐之

法以正邦國司寇掌五刑之制以糾萬民非成周治天下之
法乎道制田賦也實足以裕民而足國其制兵刑也實足以
禦亂而禁奸豈徒爲虛名而已哉矧禹之治本于禘台德先
而聖出典常則其法有道以爲之體故能文命誕敷以臻聲
教四被之治湯之治本于克寬克仁而肇修人紀則其法有
道以爲之體故能表正萬邦以成兆民允懷之治文王純亦
不已而茲迪彝教武王建其有極而重民五教則周之法亦
有也迨以爲之體此所以致有夏修和四海永清之治也宋儒
羅從彥謂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不貴名蓋
言法之不可以離道名之不可以失實耳夫豈謂法無所用
而名非所先乎三代而後稱善治者莫過于漢唐宋若秦隋
漢季之流皆無足齒矣漢高祖用三老之言而發義帝之夜

漢季布之罪而戮丁公之叛則君臣之義以明因家令之
而尊禮太公高四皓之名而割愛柅席則父子之倫無失是
大綱正而道得其槩矣惜乎規模雖宏遠而多襲嬴秦之舊
詩書之不事而未脫馬上之習故其時去成周雖未甚遠而
田賦兵刑之類多缺典矣果能如三代之制道法兼資者乎
漢有天下歷年四百高祖而下若文帝之躬修玄默武帝之
雄才大畧宣帝之信賞必罰光武之沈幾先物明帝之遵守
成憲章帝之寬厚長者亦皆一世之賢君王通取之爲尤則
宜矣然以重道言之則聖賢大學之道槩乎其未之有聞
未敢必其爲孰優此漢之治所以止于漢也唐太宗制口分
世業示之田租庸調之法彷彿乎先王田賦之遺意定上中下
府兵之制五覆奏三訊之刑依稀乎先王兵刑之舊規矣

自舉一而法近乎實矣惜乎制度雖益詳而不能自身推之
家紀綱雖益密而不能自家達之于國故其法視兩漢雖
過之而不及于君臣之間多慚德矣果能如三代之法名實
須者乎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太宗而後若玄宗之削平內
勵精政事幾致太平憲宗之剛明果斷能用忠謀克除僭
亦皆繼世之今主吏臣取之爲三宗當矣然以守法言之則
二帝三王之法邈乎其未之能及臣未敢必其爲孰賢此唐
之治所以此于唐也逮宋室之興太祖開基事周后如母愛
少帝如子無朴不施于殿陛罵辱不及于公卿慈闈一言載
在金匱會要立弟付托得人其大綱可謂正矣但其兵雖有
三衛四廂之制而不足以禦外侮刑雖有折杖常刑之典而
不足以禁奸吏天下之田雖二十稅一而未能合乎井牧溝

洫之制役民之法雖因乎唐制而未若租庸調法之詳其
目則未盡舉也夫大綱雖正萬目未舉似于唐不及也而其
家法之善則有過于漢唐者焉呂大防嘗言前代人主朝見
母后有時祖宗以來朝夕皆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
主以臣妾之禮見仁宗以廷事姑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
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也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
本朝不許與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
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主在宮禁出與入登
祖宗步自內庭出御後以此動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
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正心必以禮此尚禮之法也前代多深
于用刑惟本朝臣下有不止于罷黜此寬仁之法也凡此八
事信乎家法之過于漢唐矣太祖而下如太宗之恭儉好文

真宗之寬仁慈愛仁宗之力行恭儉英宗之優禮久在唐虞
其賢者歎惜其仁厚有餘而剛斷不足此宋之治本止于不
而已夫法非自行必本于道而後行名非自立必資其實而
後立古之人皆有以處于此而後世獲效之不古者豈非以
其或有體而無用或有有用而無體歟法雖嚴

朝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用兵變夷大誥申明五帝之義律令詳著
萬法之條養民有田口八國有賦禦暴有兵禁奸有刑大綱畢
正萬目具舉其

弘謨丕範誠足以超越三王垂示萬世矣

列聖相承重光繼照至于

陛下祖述憲章克為前大孝尊

親上隆惟于

慈極彛倫攸叙下疏

天潢分田賦民性

祖宗之成憲是遵練兵一刑惟

祖宗之舊典是式總萬善乎一身光百王于千載其于道法兼

之要名實相須之義一曰已洞燭于

淵衷矣然于道欲探其精一之蘊于法欲參其制作之詳于所

名與實者欲考求一之所以相須而治後世之所以不相

須而治不古者一為此無他在

陛下一心轉移間耳蓋人之一心至虛至靈所以衆理者在是

所以應萬事者在是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其全體大用

始有不明矣

狀元策

卷一

二

陛下誠能先明諸心復其本一而之正去其外誘之私不為後世
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一而因循之論所遷惑則于道也必
探求其精微而見于日一其倫之間莫不各有以盡其當
不易之則矣于法也必正一參詳其制作而形于紀綱法度之
際莫不皆有以成其巍然一廣大之業矣至于考求其名實則
知夏商周之精詳非若渣一唐宋之濶畧而其得失之際又豈
待辨而明哉程子曰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
之法度是知道與法必並一資而後可以言乎治孔子曰君子
名之可言是知名與實必相須而後可以傳諸遠然則道與
法兼資名與實相須孰謂不在一固本于一心而正心之要尤在于
意識大學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使意有不誠則無以正其

甲辰科成化二十年

皇帝制曰朕聞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古帝王心法相
傳理欲明辨建官分職賢俊畢登于斯三者無不至矣其君
臣之間所以交相儆畏與其事功之詳治化之盛可歷言歟
後世願治之君孰不以唐虞三代為法然究其實不能無疑
石渠諱經連屏書事崇儒有論鑒古有記立志篤矣何躬修
玄默質任自然者治效獨優歟公卿省寺兩府臺諫兼攝有
宜總察有方責任當矣何日不暇給役已利物者功業獨盛
歟郡國公府皆得薦士四科九品隨材甄擢舉賢博矣何統
策相從躬駕枉顧者得人獨異歟之數君者其所建立施為
果皆本于儆畏所致抑亦隨其才力所就而然歟迹其事功
治化視唐虞三代可能企及否歟朕嗣守

狀元

祖宗鴻業夙夜祇勤惟恐制治保邦未盡其道期于小大庶官
稱厥任窮陬鄙屋罔有遺逸如古帝王熙皞之世果何修而
致是歟諸生博通古今之學明習濟時之務其參酌內外本
末悉心以對毋徒膠于見聞而為故常之論朕將資以裨治

臣李昊

臣對臣聞帝王之為治有先務焉有大本焉不知先務則談
施無序不可與論先治之道不知大本則趨向多端不可與
論先務之急立志責任求賢為治之先務也三者之中立志
為大本苟志既立則無不可為者責任而任得其當求賢而
賢得其人施于為治之道無所往而不達志苟不立則中無
定見雖責任而用非其人雖求賢而舉非其賢如是而欲求
天下之治憂憂乎其難矣故臣以三者為帝王為治之先務

所謂責任者不過制度文為之末而已惟漢高帝曰不

唐文皇役已利物雖若任已而不任人然一則蕭曹當相國

之責良平受腹心之託一則房杜任謀謨之寄王魏擅諫諍

之名其責任有實又如此功業之獨盛詎不信歟漢之郡國

舉士大槩有三一曰賢良方正二曰孝廉三曰博士弟子幹

佐曹吏拔於州縣然後辟於公府公府舉為曹掾然後用於

朝廷武帝時有四科以選士以德行為高妙志節清白為一科

學通行修經中博士為一科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

問文中御史為一科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才任三

輔縣令為一科魏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區別人

品第其高下言行修者則進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夫郡國公

府皆得薦士舉賢之途寬矣四科九品隨才甄擢用人之法

審矣求賢如此似乎能得賢矣然而有中正則寒素不得進
有資格則豪傑不得伸或未察文行而先世系之察或不求
德業而惟身言之求其所謂求賢者不過常調之流而已惟
漢光武之於鄧禹杖策軍門數言而合幾於文王之得太公
漢昭烈之於孔明躬駕茅廬三顧而起幾於成湯之求伊尹
求賢若此得人之獨異又何怪歎之數君者其於建立施爲
固非尋常可及然推本言之亦皆隨其材力所就而然耳若
其傲畏之志或暫存而卽亡或始勤而終怠君之所以用其
臣惟因材以備任使而非有一體之誠臣之所以事其君惟
隨時以就功名而非有格心之學宜其事功之卑治化之淺
漢止於漢唐止於唐宋止於宋而終不能企及於唐虞三代
也惟我

祖宗列聖創業守成皆以帝王爲志而責任求賢皆以帝王爲法
於斯二者無不至焉其事功治化固非三代以下之可及矣
仰惟

陛下續承丕緒一紀於茲恪守成規一動不苟於斯二者豈有不
至哉然猶慮夫創治保邦未盡其道者此固

聖志之發見也

臣願

陛下堅持此志朝兢夕惕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以帝王之政爲
必可行省察於念慮之微儆戒於言動之際體乾道之至健
同天運之不息不狃於近規不惑於衆口求所以制治保邦
之本何在也必如堯舜之執中禹之勤儉湯之義禮文王之
敬武王之極必期致天下如唐如虞如三代之時而後已古
人有言功崇惟志又曰有志者事竟成志誠立矣何慮乎制

治保邦之未盡其道耶所謂期於小大庶官咸稱厥任者此則在爲上者責任何如耳臣願

陛下先責任乎大臣咸與之爲一體任股肱之寄者使各盡其職任心膂之托者使各盡其忠待之以誠禮之必厚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不爲讒譖之所間不爲邪佞之所移必如唐虞之於舜禹三代之於伯益伊呂責任之而無二焉古人有言任賢勿二又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任得人矣何患乎小大庶官之弗稱厥任耶所謂期於窮陬蔀屋罔有遺逸者此則在爲上者求賢何如耳臣願陛下專心致意博訪廣詢以求賢爲事以得賢爲期或揚之於側陋不以踈而遺棄或舉之於世族不以親而避嫌大臣之推賢援能者旌賞之所司之蔽賢自任者踈斥之必如堯舜之

啓舉焉之命矣湯之好賢文武之作人惟恐其不

焉古稱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又曰野無遺賢良在求之者有其道也識求賢矣何患乎窮陬蔀屋之尚有遺逸耶曰立志曰責任曰求賢雖有三者之分其實皆在

陛下之志所向而已

陛下試日省之外而

朝廷內而宮壺又密而隱微之間此志之存果無一息之必懈乎一或少懈則取人之則有失雖欲責任而任或匪其人矣責任之重大而臺省近而館閣又切而侍從之臣試日察之果無一人之不稱者乎一或不稱則不免有蔽賢之失雖欲舉賢而賢者不爲之用矣誠僕志立而責任必得其人責任當而賢才皆樂于用自此而興學校則教化無不行自此

而勤農桑則田野無不闢簡軍旅而武備修實賦稅而倉庫
實興利除患之方備灾禦患之法安國養民之術皆可以久
第行之舉而措之不患于不達也是則治天下之要固在
求賢而求賢之方必先于責任所以為責任之大本則在
陛下之心志也然欲立之志又豈待他求哉臣伏觀

聖論理欲明辨也交相儆畏也即此乃立志之機而其用功則在
于學問之間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詩曰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仲虺之誥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傳之
之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孔子大聖人也猶
曰我學不厭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日使人儆戒于其側矧夫
人君之尊九重深嚴萬幾繁夥公卿輔弼不能以常接法言謹論
不得以常聞惟潛心于學問留神于講讀雅言大學而為

心誠意之功博求經史而盡人情事變之詳于以聞發胸
而涵養德性于以聞所未聞而見所未見天理由是而益明
人欲由是而益消儆戒之念不忘于心胸宴安之私不形于
動靜則志不待立而自立心不待存而自存責任必得其當
求賢必得其人心即帝王之心道即帝王之道無為之事功
熙皞之治化自有不負所期而不遠所願者矣臣章句迂腐
草茅賤士雖不能通于古今之學明人濟時之務亦不敢
見聞之陋為故常之言以干冒

聖聽然而陳危舜之道盡忠愛之心則固臣之素志也伏望
陛下俯垂採擇而加之意焉則斯世斯民何其幸耶臣不勝悚懼
之至臣謹對

庚戌科弘治三年

皇帝制曰朕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爲之子凡天下之民皆同胞一
氣靡所不統故又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宗子繼承父母君
主天下其責甚大必養之有道教之有方舉天下之民無一
不得其所責斯盡焉古之君天下者莫盛于唐堯虞舜夏禹
商湯周武皆克盡宗子之責號稱至治其後若漢若唐若宋
英君誼辟宗子之責或盡或否而治亦有稱其蹟具載在史
可考而論之歟夫自唐虞而下諸君宗子之責無不同當時
制度之立政今之行又無不同而要其治效之所至乃有不
能同者此固世道之漸降然夷考其實亦尚有可言歟前賢
論儒者之道每以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爲極至于
是宗子之責有相關歟庶膺

天命嗣守

祖宗鴻基宵旰孳孳思盡宗子之責比隆古之聖帝明王其行之
之序自何而始與子諸生飽經厭史以待問必有灼然之見
其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臣錢福

臣對臣聞人君蓋代天之責以成配天之治者皆一心之用
也蓋心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天下者天之所以責我者也
夫不能自養乎民而責我以養天不能自教乎民而責我以
教所以與我者與人同而所以責乎我者獨備故凡所以教
養乎天下者必反而求之于心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餘
矣苟不求之天之所以與我之心而徒務乎責我者之事則
為之而不得其本施之而不得其序矣民雖動而終非仁心

實惠之寓教民雖悉而終非躬行心得之惟欲天下民物之
各得其所亦難矣天下之有一不得其所則天之所以責我
者不能盡是天地自天地民物自民物而吾身自吾身尚得
為天地之宗子乎哉天如此其高地如此其厚而吾之治如
此其小尚得為配天之治乎哉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皆言人君受天與之全任天責之重必
當盡是責以成是治也然要其所以為之者豈出于一心之
外哉即是而觀則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武之底于盛治漢
唐宋之僅為小康與今日之欲比隆前古者蓋必有說矣漢
皇帝陛下鍾天地之粹氣稟天地之全德以撫有晉天率土之人民
臨御以來勵精圖治凡可以當天心慰人望者無所不用其極

誠可謂大有為之君

君可謂善繼述之

宗子矣然乃不自滿足首進臣等于

廷詢之以父母宗子之責且謂儒者之道以位天地育萬物參

天地贊化育為極至而求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真知儒道之至重深圖君責之惟艱直欲無一念之愧

乎天無一事之愧乎古無一制度無一政令之不得其宜無

一制度無一政令之不得其宜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澤而

後已顧臣愚昧何足以知之然于乾坤之間得與胞與之列

廁名為儒久荷

教育竊有志乎聖賢之學其于參贊之功家相之事雖不敢與

聞而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為心之所固有者固不容諉于不

知矣敢不援經摘史為

陛下陳之臣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為之手云者此漢儒班固之言

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者此宋儒張載之言也蓋天下之

理未嘗不一而天下之分未嘗不殊故自天地而言則君為

天之子對民物而言則君又為天地之宗子獨不觀諸家子

一家之中凡繼其祖者均得稱為宗凡繼其宗者均得稱為

宗惟宗子則上承宗祧下合宗族而獨得謂之宗子故冠婚

祭告之而莫敢專祭祀必主之而莫敢僭富貴必保之而莫

敢知豈故以是而尊宗子哉誠以父母所遺之體類宗子以

養父母所遺之業類宗子以教宗子之所在即父母之所在

有不得不以父母尊之也天下之象凡稟氣于天者均得受

天凡成形于地者均得受地惟大君則繼承天地

其民物而獨得為天地之宗子故謂其所居之位曰天子
謂其所享之祿曰天祿謂其所都之邑曰天邑事其教以是
而尊夫君哉誠以天地所與之形類大君以養天地所與之
性類大君以教大君之所在即天地之所在自不得不以天
地尊之也向使為家之宗子者不能教養乎家而家之人有
不得其所則一家得以尤之而宗子亦何以逃其責于父母
哉為天地之宗子者不能教養乎天下而天下之人有不得
其所則天下得以望之而天子亦何以辭其責于天地哉試
以唐虞三代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敬授人時播時百
穀六府孔修輯寧邦家大賚四海也其教民則協和萬邦慎
徽五典文命四敷克綏厥猷重民五教也其為治效則或贊
其如天或美其風動或稱其天迪或以為格于皇天或以為

配天其澤也其于代天之工皆能大有所為而宗子之責以
不盡也以漢唐宋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有籍田代田
之詔有口分世業之法民籍以定經界以均其教民則石渠
白虎之講說弘文廣文之招延博學宏詞之有試看詳學制
之有議其為治效則或雜伯或雜夷或偏安不振不盡民力
者不能免向隅之泣與民休息者不能徭役之勞寬厚待民
者不能免閭里之怨嘆尊師重傅而徒事乎章句訓詁之文
夫召名儒而無以變風雲月露之態崇尚理學而無以革陋
賦浮靡之習其于代天之功雖或有所為而宗子之責則不
能以皆盡也夫其為宗子之責本同為治之制度政令亦莫
同而治效所至乃若是懸絕者豈世道之降瑞使然哉至嘗
求其故矣曰欽明文思曰濬哲文明曰克勤克儉曰克寬克

仁曰執競維烈此其心純乎天天地民物皆其度內所必及
制度行政令而教養乎天下者皆心之所爲用也或養於
尚而學宗黃老或經術是尚而性多偏察欲行仁義者大
或已虧仁厚有餘者剛斷或不足則其心爲私欲所蔽不
知民胞物與之義雖有制度之立政令之行不過虛文美
以爲教養之具惡能盡其心之用哉若夫位天地育萬物
天地贊化育云者此則子思之言而亦張載之意也蓋人之
一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分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而理氣
之貫通者未常有間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而天地位
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而萬物育吾能位天地育萬物
則化育之大吾得而贊之天地之高厚吾得而參之儒者之
道必極于此而後可以爲人尤必極于此而後可以爲君可
以爲宗子也唐虞三代能盡宗子之責者此也漢唐宋有宗
子之責而未盡者則未極于此也然此豈可以矯飾爲亦豈
可以旦夕致哉必自戒懼而約之以至于至靜之中無少偏
倚而其守不失則有以致吾心之中而天地之所由以位也
自慎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
有以致吾心之一而萬物之所由以育也張載亦曰存心養
性爲匪懈却戒懼之事也曰不愧屋漏爲無忝即慎獨之事
也此欲盡宗子之責者所當知而

今日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者也臣草茅疎賤未嘗入侍唯謹
疏康以仰窺所謂戒懼慎獨之功然竊謂使教養之爲知

陛下有畏天命之心觀守成由舊之政知

陛下有畏

祖宗之心至于人方之進退奏疏之可否有以知

陛下有畏公議之心畏之一言戒懼慎獨之明也而猶謂言之不置者誠以矜持于天下耳目所共及者為力存者于一已耳目所不及者難為功伏願

陛下于萬幾方暇之際一念未萌之時雖不必明堂垂珠也而正衣冠尊瞻視儼乎如百官之臨雖不必宣室政齊也而定思慮絕嗜慾凜乎如上帝之對使本源澄徹如明鏡止水照之而無不見使方寸軒豁如空谷虛室納之而無不容及夫卒然之頃一念之萌又必察其果出于夫理之公而天下民物所同欲乎則毅然行之惟恐其不力果出于人欲之私而天下民物所共惡乎則斷然去之惟恐其不至愛憎之動則察其所愛而欲近之與所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喜懼之發則察

其所喜而樂為與所懼而不敢為者何事母曰九重之遠一念之差人不得而知也天下之視聽于是而在焉母曰五倫之尊一事之失人不得而非也神明之昭鑒于是乎存焉斯可謂之戒懼慎獨而天之所以與我者為無欺矣由是推之以立制度則制度之立此心也推之以行政令則政令之行此心也推是心以養民自有以著保惠調恤之實推是心以教民自有以為轉移感動之機至于一法之廢與則曰吾為天守法非吾所得而輕變也一錢之出納則曰吾為天惜財非吾所得而妄費也一官之命則曰此天之所以命有德者吾不得而專也一刑之用則曰此天之所以討有罪者吾不得而私也凡吾

祖宗之所貽謀者期之于必行凡古帝王之所書法者期之于可

行斯可謂之善教善養而天之所以貴教者為其善矣如
而稱為天地之宗子真所謂踐形惟肖者矣真所謂聖其令
德者矣代天之功烏有不盡配天之治烏有不成儒者之在
烏有不極其至哉然臣又聞之周公之告成王曰若生子
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始之不可不謹也伊尹之告太甲
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終之不可不謹也凡聖之所以為

天下誡始者皆

天下之所當自貽者也日新之功獨不當加之意乎夫難操而易
舍者心也難成而易弛者治也

天下于今日之所言試以質諸他日之所言者果有異乎今日之
所為試以質諸他日之所為者果有異乎保守于盈成之間
而儆戒于宴安之後持循于奮迅之餘而馴致乎久大之感
則所以代乎天者有自強不息之功所以配乎天者有純亦
不已之妙天下之所戴以為

大君所賴以為

宗子父真足以比隆唐虞三代而不愧矣臣請以是為終篇獻
不勝懇切忠愛之至臣謹對

癸丑科 弘治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三代而下論守成之君必以漢文帝為首史稱其
時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朕嘗慕之不知
文帝何修而能得此考之當時或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
殷富之效益出於此然貢助徹之法雖三代亦所嘗行而况
於漢乎使除田租則當時宗廟之祭祀百官之俸給四夷之
征伐皆不可已者將何以給用度乎仰惟

皇祖肇造區夏罔不臣服百二十餘年以來生齒益繁疆域益廣
非前代所及今歲郡縣上版籍於戶部其數具存可謂庶矣
休養生息之餘宜其富而可教也然聞閭巷田野之間不免
凍餒無聊之嘆且頃因水旱河決之患尤多流移失業之人
安在其為富也是以勸諭雖切而循理者尚少赦宥雖頻而

犯法者愈甚又安在其爲可教也夫衣食不足則禮義不興而民輕犯乎刑辟亦勢之所必至者其將何以處之益古之御天下者既庶必有富之之術既富必有教之之方特患不能行之耳朕承

祖宗鴻業圖惟治道每有志於隆古帝王之盛不但文帝而已爾諸生抱道而來將見於用其於庶富教三者先後本末凡古人之成效今日之急務悉心以陳朕將親覽焉

臣毛澄

臣對臣聞有天下者思有以安天下必思所以安天下蓋天下之民固人君之所當安而民之所以安非人君以一身爲天下先不可也故必在我者無所厲乎民乃可以富民於既庶之餘又必在我者有足法於民乃可以教民於既富之後庶且富焉則道之者至而民罔或干于正此古之帝王所以濟一世于阜成作百王之模範而三代以下若漢之文帝其亦可謂庶幾乎此焉者矣欽惟

皇帝陛下撫盈成之運當鼎盛之年聰睿有臨得之天縱日月所照悉歸版圖所謂能致之資必致之勢蓋兼而有之矣如臣等一介草茅未諳治體迂疎之論豈足以仰裨

德業之隆而

明命下臨天章煥爛詢及乎庶富教之事真誠懇惻曾無一毫自大自滿之心臣伏而讀之有以見

陛下克讓如唐堯好生若虞舜足以荷天眷之休足以承

祖業之重足以爲億兆之

君師而無歎也三復敬歎之餘敢不竭其愚衷而對揚萬一乎且
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曰富曰教而已庶
而不富則無以厚民生富而不教則無以正民德斯誠治道
之不可缺者君人者于此有失得而治效之隆替隨之故自
昔守成之君夏有啓商有高宗周有成康降是而下則僅有
漢文帝誠如

聖策之所云者然較諸古之帝王則其德之醇疵治之大小不能
無所分辨而
聖心嘗慕之者所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而况善
之在文帝其可取者尤非止于一端也觀其席高祖新造之
基啓西京近古之治家無不給人無不足而殷富之效臻吏
安其官民樂其業而醇厚之風作矣章庶乎不試刑辟幾于

不用所以然其蓋不惟其時爲守今于郡縣者尚寬平而崇
德化亦以其修乎身而後施諸天下凡治本之所存治具之
所出咸槩得之故其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稍有不便輒弛以
利民欲作露臺召匠計直一聞百金之費則惜而不爲衣則
弋絺也履則韋爲也集臺爲帷也編蒲爲席也所幸夫人衣
不曳地也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爲飾也欲厚風
俗則止齋夫之舞除誹謗之法欲恤民隱則今年議賑貸明
年減田租詔舉賢良而求直言之士躬耕藉田以先務本之
民時有獻千里馬者輒下詔卻而不受陳武建征伐之議則
曰念不到此也賈生陳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之請則曰未
遑也即此類而推之則其時宗廟非無祭祀之禮也百官非
無俸給之需也四夷非無征伐之費也上有節儉之君下無

修靡之習儲畜于公私者取之不窮應辦夫緩急者度其可
繼田租雖除用度自給無可疑者不然何貢助徹之法雖三
代亦所常行而漢乃有蠲賦之年哉我

太祖高皇帝備自古帝王之德膺

上天曆數之歸汎掃胡元靜寧中夏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
列聖相承

仁恩四洽百二十餘年生齒之繁疆域之廣益加于前漢唐方
亨之際晉宋未遷之先莫盛于

今日者仰惟

陛下蒞祚之初廣離照之明奮乾剛之斷威福作于惟辟政事修
以及時刑獄不煩而法吏無私名器不濫而士風以正罷無
名之征歛傳不急之造作革奢僭之陋習放淫哇之邪聲利
無不興弊無不去蓋于

聖祖之良法遵用之也無遺而于

聖祖之美意奉承之也無間是以萬方之大兆民之衆衣食足而
懽然于仰事俯育之天禮義興而勃然于改過遷善之地四
序調于上萬物和于下萬賢熙載我夷嚮風此豈無自然而然
哉良由

陛下之所以富教斯民者不徒崇富教之具而又端一身以爲富
教之本故也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以獨治必有分其任者
通年以來爲

陛下分富民之任者非無其人也而求其惟行弗急加意于民
之休戚者其人鮮矣爲

陛下分教民之任者非無其人也而求其化導不倦究心于民俗

之淳漓者其人亦鮮矣夫為

陛下富民者既非其人則雖無水旱河決之患而民之流移失業者猶或有之况復罹此患耶然則何怪乎閭巷之間不能無凍餒田野之內未免于無聊哉夫為

陛下教民者既非其人則雖無凍餒無聊之困而民之作奸犯科者猶或有之况復值茲困耶然則何怪乎勸諭切而循理者少赦宥頻而犯法者甚哉蓋饑寒切身則行其禽獸利欲之志則命同螻蟻凡民之情大恣然也衣食不足則禮義之不興也固宜禮義不興則其刑辟之輕犯也亦宜矣為今之計處之不可不早而處之不可不善慮之早則無以病于方來處之善則有以補乎既往若夫求其弊端所在而亟去之以銷斯民自前之患臣恐弊日以積患日以深而所以致

淵衷之念于將來者安知不有聖于今日者耶然所以治天下之患者人也而所以布天下之利者亦人也故不患民之不富而患在官者無富民之人使天下之為有司者皆閉閣思過之韓妣壽耕之張堪也皆植桑訓織之沈純仁也則于是衣食也何有衣食足而禮義不興者未之有也不患民之無教而患在官者無教民之人使天下之為有司者皆閉閣思過之韓妣壽也皆化民以德之仇香也則于其禮義也何有禮義興而刑辟輕犯者亦未之有也雖然民之不富固有司之責也而有司之不能富其民獨非擇有司與勸懲有司者之責歟民之無教固有司之責也而有司之不能教其民獨非擇有司與勸懲有司者之責歟蓋有司之將用其才與否秉銓衡者得擇之而有司之既用其才與否司考覈者得勸懲之斯二者

朝廷託之重而有所恃者也必二者得人而後可以望有司之
賢必有司皆賢而後可以求天下之治茲同勢之必然者而
陛下以一人主天下民物于上則凡責之大臣責之有司責之
陛下之所宜自責耶何者表之端者其影有源之宗者其流也
陛下念民之未盡富而所以自奉者誠能節財儉用以示朴于
下則內外遠近無不體

聖心之崇素而一化于儉害財者皆不為而民可富矣况所謂大
臣有司者能節用必能愛人孰忍孤

陛下富民之託哉

陛下念民之未盡教而所以自治者誠能克己慎動以立的于天
下則賢愚貴賤無不仰

聖德之罔愆而同歸于正喻分者皆不作而民可教矣况所謂大

臣有司者能成已

能成物孰忍孤

陛下教民之託哉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曰君子之守
修其身而天下平此詩所以有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之咏漢
董子之告君亦曰探其本必君身始蓋確乎不可劫也漢文
守成之善今日區處之宜見于

聖策之所先及者 臣既述其事論其理如此竊窺

聖策至終篇見

陛下遠想古之帝王富天下有術而教天下有方思舉行之以綏
其治功之盛且于庶富教之三事責 臣等悉心以陳其詳 臣
之所欲言者上之所欲言者上之所陳已露悃悞敢復申其
說于

清問之下

陛下幸無厭焉蓋古之御天下者既庶必思所以富之而制田里
薄賦歛則其富之之術也既富必思所以教之而設學校
禮義則其教之之方也富之之術教之之方布在方策而後
世之所以治不古若豈獨富之者無術而教之者無方之過
哉顧爲治不能無法而用法不可無人苟非有文武之君文
武之臣決不能舉文武之政臣故僭言今日之患凡于
陛下承富教之託者宜任其咎而又不量淺深妄勸

陛下以其責臣下者反之以自責也至若庶矣而富富矣而教此
孔子所以告冉有者見于論語其說甚明而孟軻勸齊梁之
君行王者之政亦不過欲其乘地辟民聚之勢而養以農桑
繼以庠序初無異于孔氏之說然得道者多助而刑政之效
終不若德禮之深德教之行必始了巨室之慕亦孔孟之遺

論也故以先後言之則庶先乎富富先乎教而君身尤其所
先以本末言之則教本于富富本于庶而君身爲本之大身
也者萬事之根本萬化之權輿古之聖賢出處異時窮達異
地未嘗不慎重于斯而治之汲汲也故庶人微矣爲庶人者
且不可以不修身而况履帝位之尊一家近矣正一家者且
不可以不修身而况治天下之大苟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者輕則君子病之

陛下以至儉崇養德之基以至仁立修道之教動靜存誠晝夜居
敬其于正身以爲天下倡者蓋不可以有加矣而臣所以效思

陛下者于此尤諄諄焉此固臣子望

君無已之心也臣不敢臆說請舉已然之跡徵之粵稽諸古教民

稼穡則稷爲之敬敷五教則契爲之夏之顓俊尊帝商之敷

求哲人文王用五人而有夏修和武王臣十人而萬姓悅服
帝王之富教天下不獨恃乎已而必資乎人蓋如此然堯明
峻德之克明舜則重華之協帝禹絕旨酒而拜昌言湯濟
敬以懋厥德闢丕顯之謨者柔恭保民者丕承之烈者聰明
作后帝王之富教天下不獨資乎人而必本諸身又如此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業久享天位所以立法貽謀為億萬載無疆
之休者其盡善盡美不異古帝王所以富教天下之道而周
密過之

陛下嗣守丕圖于茲六載

憂民朏切

降詔丁寧治之所期必欲追隆古帝王之盛而不謫乎漢文帝
之為大哉

聖言偉哉

聖志臣知

陛下必能踐斯言于無負酬此志于不違而有以弘莫大之業也
然不致力于本之所當先而徒盡心于末之所可後亦何由精
陛下之願哉故今日之務固多不可已者而在

陛下所安則自修身之外皆可緩議而徐圖之必也精擇善利勇
決取舍超然遠覽深惟至計慕遠弗之為恭思儆戒之可
兢兢如堯業業如舜克艱如禹待旦如周亦臨亦保如文不
泄不忘如武屏玩好而親經史遠邪佞而通端直畏天之令
悉下之情審時之宜定

國之是凡

聖祖之所以作于前而傳于後者講求其意之宏深推致其利之

廣六志焉思繼事焉思述率由舊章之詩不志乎心鑒于憲之書常在乎日操持把握不一時而少縱不一事而少差陛下蒞昨之初而愈益勤勵愈益儉約愈益謙恭則一念慮無非正心一云為無非善道將見推無不準動無不化公卿屬其職于

朝守令勵其職于郡縣四海之內如風行草偃莫不順從陛下之所憂于天下者不治而自治矣古人有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臣既以古人之成效可以為法于後世者略陳于前又言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臣又以今日之急務在于

陛下之一身者懇陳于後惓惓愚衷不外乎此惟在

陛下俯聽而用之耳蓋人主開求言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

遇得言之秋不可無言言之誠也
謂之以自警天幸遇

朝而不獻其誠于聽

主是負所忘于平日也故雖言無益亦不

慮覽之下倘以其得千慮之一而不忍棄焉則豈特慮臣之慶

幸哉臣于冒

天威無任戰慄殞越之至
臣謹對

